

科学的经验与经验的科学：
作为知识基础的经验概念的重构

金梦兰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科学的经验 与经验的科学

作为知识基础的经验概念的重构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金梦兰 ©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科学的经验与经验的科学：作为知识基础的经验概念的重构 / 金梦兰著.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 12

ISBN 978-7-220-11090-0

I. ①科… II. ①金… III. ①经验—研究 IV. ①B0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83085 号

KEXUE DE JINGYAN YU JINGYAN DE KEXUE

科学的经验与经验的科学：

作为知识基础的经验概念的重构

金梦兰 著

责任编辑
特约编辑
封面设计
内文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章 涛 邹 近
曹 娜
张群英
戴雨虹
蓝 海
李 剑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槐树街 2 号）

E-mail

<http://www.scpph.com>

新浪微博

sermcbs@sina.com

微信公众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发行部业务电话

四川人民出版社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259624 86259453

照 排

(028) 86259624

印 刷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张

146mm×208mm

字 数

10

版 次

211 千

印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书 号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ISBN 978-7-220-11090-0

42.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28) 86259453



前 言

知识的经验基础问题

我们是独一无二的问题性动物，不断提出各种问题、解决各种问题，同时制造各种新问题，这些问题有时会为人类自身带来巨大的完善，有时也会带来巨大的伤害。而通常情况下，我们的哲学研究看起来更多是在提出问题甚或制造问题，却很少解决问题，那些自诩解决了旧问题的哲学家们也通常是以制造新问题而告终。但这丝毫不值得我们沮丧，因为，哲学是依靠问题来成长的，正如人类本身一样。真正有意义的哲学问题必定源自人性本身，透过历史，它或者被合理地阐释为人类生存的一部分，构成人类信念的支架；或者被反复追问，成为人类开拓新的意义空间的门径。

本书所要探讨的作为知识基础的经验概念问题即是这样一种问题，它的展开在多重维度上表征了人性的超越性与还原性之间的张力关系，例如理性与经验的关系、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工具性与目的性的关系、科学与人文的关系、神性与人性的关系等，经验概念的历史分化大体上可以看作是人类的超越性信念与植根



于生活世界的个体性感受之间的矛盾展开的结果，而当超越性的信念脱离作为意义与价值源泉的生活世界，成为某种“超验的绝对之物”时，在价值与意义基础的追问中，经验问题就以科学危机的形式展现出来，并且衍生出文化的危机以至人性的危机。

一、科学危机

经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洗礼，“科学”^①逐步脱离人性的经验基础与人性的理性理想，变成了我们上面所说的那种“超验的绝对之物”，我们无比虔诚地将整个经验都托付给带着神性光环的科学准则。此时，尽管人们已经在实际上从参赞天地之化育的普遍理论兴趣转向寻求改造世界的实用知识，但却在科学信念中保留了对知识的普遍性的、超越性的诉求。这样，当工具性的科学准则被无限扩展到要求合目的性的人类生活世界，就制造出了遮蔽生活世界的科学世界，这个世界是科学专制的，一切事物，包括人本身，都要接受科学准则的裁制与改造。于是，那些“非科学”的文化形式要么被改造，要么被边缘化，而人性中的一些本能因素则要么被压抑成负面的情绪，要么被破坏性地激发，这就是文

^① 我在此处提及的“科学”与“非科学”字眼上都加了引号，因为此处之所谓“科学”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相应地，“非科学”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非科学。本书立场所指的“科学”是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在内的“大科学”概念，所针对的是狭隘的科学主义的科学概念、科学性概念和科学经验概念，所追求的是更具整体活性的可以作为整个经验科学基础的“科学的”经验概念。对“科学的”的理解就在于其具有更大的现实合理性。

化的危机与人性的危机。

无论如何，人类社会中恰有那么一些“非科学”的自然秩序，人性中也恰有那么一些“非科学”的本能趋向，当这些东西被强行驱逐，人就不免忧虑惶恐，人生在世就不免生发出“被抛于世”的无根之感。

自 20 世纪初开始，科学的科学性与科学的人性意义同时遭到质疑，按照胡塞尔，“科学危机所指的无非是，科学的真正科学性，即它为自己提出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些任务而制定方法论的整个方式，成为不可能的了。”^① 看来，科学的“科学性”信念是有问题的，包括科学看待自身的信念与科学看待世界的信念，也就是说，现代科学观的危机既包括科学自身的逻辑扩展上的危机，也包括科学世界观的现实应用上的危机。

从逻辑上说，实证主义的现实化追求，加之超验的神性信仰向超验的人性信仰的转换，共同在实践上推动了唯科学主义态度的蔓延，实证理性僭越成为一种事实上的绝对理性，将科学经验全面形式化为中性的经验概念。科学的理性价值观在现实中的僭越最终导致自身反思性的丧失，而只以自身为理想。于是，以合乎自身为理想的理性与以合乎人性价值为理想的理性相分离，体现在科学主义的工具理性倾向与人文主义的价值理性倾向的对立，

^① [德] 胡塞尔.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 [M]. 王炳文,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13. (本书参考了胡塞尔关于“欧洲科学危机”的两个不同译本: 王炳文先生翻译的《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 张庆雄先生翻译的《欧洲科学危机与超验现象学》, 根据引文角度的不同, 笔者分别采用了不同译本)



并且工具理性占据主导地位。当理性与理想性分离，科学主义的理性概念具备了一系列抽象本质：形式化、非反思性（绝对性）、价值无涉（客观性），实际上是只以工具性价值为基础和导向。由而，科学经验也变成了一种具有公共标准尺度的感性数据。这样的理性概念同这样的经验概念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逻辑实证主义这一正统科学哲学的支架。

后来，在由维也纳学派所发起的“科学统一运动”^①中，这种正统科学哲学的科学世界观曾经得到了充分的理论扩展和实践推动。维也纳学派的代表人物纽拉特指出，“我们已经从本质上给出了科学世界观的两个特征。第一，它是经验主义的和实证主义的——存在着只来自于经验的知识，它以直接的给予为基础；这就确立了合法的科学内容的限度。第二，它以应用某一种方法为标志，就是逻辑分析。科学致力的目标是通过把逻辑分析方法应用于经验材料而达到统一的科学。”^②这样一种科学观引发了如下

①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经验主义发起“科学统一运动”，他们将科学知识的基础界定为一种无主体特征的“中性经验”（即本书所讲的“科学经验”概念的成熟形态），并以此为基础，克服传统认识论的自我中心困境，建构科学的哲学与科学的世界，最终目标是寻求科学的统一性，并用科学的世界观统一各门社会科学。到50年代后期，在冷战碾压下，“统一科学运动”被冠以一元化、集权化的象征，最终破产，逻辑经验主义最终也被定格为一种高度学术化、抽象化，剥离社会、政治、文化维度的历史形象。统一科学运动的社会和人文气质丧失。科学以学术化的方式淡出社会政治舞台。而到了50年代，“统一科学运动”的相关研究机构直接被“科学哲学协会”（Philosophy of Science Association）合并，这个“科学哲学协会”指定了明确的专业化的方针。参见金砚，蔡仲，冷战与“统一科学运动”的终结 [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12）。

② [奥]纽拉特 O. 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小组 [J]，王玉北，译，哲学译丛，1994（1）。

逻辑后果：无个性主体的“中性经验”成为科学知识的基础，基础论和还原主义成为科学统一的方式；理性在实际上缩减为知性，科学的意义建基于语言逻辑，科学主义的信仰代替了传统的形而上学信念，文化事件的多样与生活世界的多彩在“科学”目光的审视下退却。这种新的科学哲学抛开其他的精神文化形式，人性也“只通过这种新哲学得到彻底更新”^①。这样一来，科学就在自我封闭的逻辑体系中失去了原初与之共生的批判性的文化视角，失去了生活世界这一意义根基。它预设了一个与主体无关的世界，然后又试图通过确立一定的中介要素（如中性的经验、语言等）将二者联结起来，但形而上学的断裂方式也只能从逻辑上带来形而上学的修补方式。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统一运动的破产，可以说是现代科学观危机的现实表达。

二、科学危机的经验问题关联

至少按照大多数哲学家的看法，经验是人类认识的开端，人类的问题从经验而来，人类的经验由问题而展开。事实上，各门学科的发展也经常性地表现为它的理论体系在人类总体经验中的意义生长。尽管很少有哪一位科学家或哲学家专门研究经验为何物，但几乎他们当中的每一位都在自己的学说体系中预设了某种

^① [德] 胡塞尔.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 王炳文,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23.



经验概念。经验是一个内涵丰富而历史厚重的哲学概念，各种特殊的认识体系都嵌入到人的整体经验之中，事物也只有呈现在我们总的经验结构中才有理由声明其“实在性”，所以，经验是知识的基础，它本身构成任何学科研究的前提或语境。

那么，经验是在何种意义上构成科学知识基础的呢？传统科学观认为，科学知识是客观而合理的，并且由客观性基础来保障其真实性，由合理性辩护来保障其普遍性，经验的意义就在于为科学知识提供这种客观性的保障与合理性的辩护：首先，经验要为科学研究提供可靠的感官材料，只要保证这些材料的可靠性，就能由逻辑演绎得出真实的客观知识；其次，经验要为科学研究提供普遍的归纳证明，只要保证归纳的普遍性，就能从特殊上升到普遍，得出合理的普遍知识。并且在传统科学观看来，可靠的意思就是独立于人，普遍的意思就是独立于现实条件。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主要业绩之一就是技术化手段创造了这种独立于人并且独立于现实条件的科学经验基础，可惜它只是一种抽象的存在。

具体说来，随着科学主义研究范式在实证主义哲学中的确立，同具体经验不可分割的价值理性遭到排挤，理性概念在科学认知的维度上缩减为与抽象经验相应的工具理性。于是，在工具理性的技术化构造下，标准化的科学经验产生，抽象的科学经验概念形成。科学经验概念的形成过程同知识论基础的建构过程以及经验概念的分化过程是连续而统一的：通过形式化处理，经验概念在最大程度上排除了个体主观的成分，经验的感官测量意义得到

充分生长，科学，尤其是经验科学，把经验观察的客观性与经验归纳的可靠性作为其理论体系的基础和依据，科学主义意义上的科学经验由而形成。（而在人文主义意义上，科学经验所极力排除的东西正是人文经验所极力彰显的东西。在价值理性的作用下，经验的生命本体意义在人本哲学中得到充分生长，人本哲学把不可重复而又难以言传的经验感受的主体特殊性作为世界意义的源泉）。当经验概念分化为“科学经验”和“人文经验”，“科学经验”也就成为现代科学知识论的基础。

但现实的问题是，既不存在独立于人以至于足够可靠的感觉材料，也不存在独立于现实条件以至于足够普遍的归纳证明。所以，科学经验概念并未如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哲学家所预期的那样，成为科学统一的坚实基础，相反，现代科学观中倍受争议的焦点问题，一是科学知识的客观性问题，一是科学知识的合理性问题，这两个问题本质上都同对科学知识的经验基础的理解直接相关。甚至可以说，现代科学观的问题就在于其经验基础。

三、知识的经验基础与现代科学观的迷误

概括而言，经验概念抽象分化所形成的科学经验基础引发了现代科学观的两大迷误：一是抽象性迷误，二是绝对主义迷误。抽象性迷误是指抽象化的科学知识将自己视为真实的现实存在，误将现实的简化版当作现实本身，从而既失去了现实存在的根基，



又失去了现实批判的尺度；绝对主义的迷误指标准化的科学知识将自己视为普遍真理的化身，非法僭越其他文化领域，以偏概全，从而既妨害了其他学科模式的个性化发展，又失去了对自身进行文化批判的视野。而当这两个迷误在现实中缠绕在一起，则科学对象的质料与形式抽象分离、对象与情境抽象分离，科学知识的生产不自觉地以标准化过程代替普遍化过程，得到的虽然只是抽象的普遍化，但这种抽象的普遍化却普遍地压制了现实个体的个性表达，在工具理性的裁制下，人们在现实的活动中将目的性外在化，经验现实也就只剩下自身毫无创造能力的现实而已。让我们在这里回味一下卡尔纳普有关科学知识的“中性经验”基础的看法：“原始经验是绝对中立的，或者像维特根斯坦偶尔提到的那样，直接感觉材料是‘没有所有者的’。……在我看来，看到原始经验不是第一人称的经验，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步骤，采取这个步骤才能使哲学上的许多最深奥的问题得到澄清”。关于这些最深奥的问题，比如“我感到疼痛”和“有疼痛”到底有无差别？卡尔纳普基于中性经验概念所给出的答案是：二者并无逻辑意义上的差别，也就是说，“没有心灵的世界同我们的现实世界并无二致”^①。科学知识获得客观普遍性的方式和代价就是排除经验中的人性因素。

与此同时，科学知识的客观普遍性信念成为绝对主义信念的

^① [美] 卡尔纳普. 逻辑经验主义：上 [M]. 洪谦，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57.

基础，绝对主义信念导致超越性的理想转变为超验性的追求——追求客观性、中性、绝对性的客体尺度，这就是科学理性主义的标尺，这个标尺被用来衡量其他一切社会文化现象，其自身却作为非反思性的纯粹工具而免于接受批判。科学理性在工具化的同时也非人化，从脱离个人直到脱离人类社会——历史，并导致现实中一切社会关系的物化，这是人自身的理性力量的异化。此外，抽象性与绝对主义的思维导致各种具有相对意义的价值标准发生两极化的分立：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理性与非理性、绝对性与相对性、客观性与主观性等。传统认识论的问题在现代科学哲学中以更抽象、更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

问题从历史中来，其最终解决也要首先回到历史。整个 20 世纪的知识论研究都带有历史的反思性色彩，通过反思来修正，通过反思来消解。应该说，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为人们反思现代科学观以及科学知识的经验基础问题提供了多维视角，包括现象学运动的反思理性视角，解释学运动的价值理性视角，科学人文主义运动的合理性视角等，在传统科学哲学内部，人文主义思潮触发了科学哲学的自我反思，统一科学运动的破产引起科学哲学的自我修正，如作为正统科学哲学之延续的分析哲学就接受了上述各种人文视角的修正与补充，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经验视域的扩展，从而对科学经验以及科学本身都有了新的认识。但这种自我修正在后科学哲学时代部分演化为一种激进的反科学主义态度，引起了科学哲学的自我消解。



无论是科学主义的还是人本主义的经验概念探索，在向经验内涵的核心部分努力逼近的过程中，都被迫认识到了单纯抽象道路的不可能性，形塑与建构个体经验的力量同经验用以形塑和建构的力量同样出自于经验自身的生成力量，它是不断超越自身的生命的力量，很难驯服于理性逻辑的框架。它总是通过不断地脱离自身来获得自身，同时又只能通过获得自身来获得世界，这也恰恰反证了经验概念本身就是一个要求不断被追溯、不断被省思，从而不断被重写的哲学原点。并且，这个原点本身既具有自反性又具有开放性，因而既是多又是一，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既是稳固的又是冲动的，既具有自生的基础，又具有内生的能力，以至于最终看来，它既是所有问题得以产生的起点，也是所有问题得以解决的道路。它有着吞吐万有的能力，除非它自身达到绝对圆融，否则就会不断冲破任何既定的界限，为成就自身的完满而通达宇宙。

四、整合并重构一种具有自生基础与内生 能力的新经验概念的理论期待

经验到底是什么？这虽然还不是我们这个时代足以成功解答的问题，却是我们这个时代必须重新反思的问题。自经验从日常语义上升为一个科学概念和哲学概念之后，思想家们不断追溯、不断省思，却始终没能形成一个明晰而完整的经验概念。尽管在

现代哲学的两大主要思潮中，科学主义从不讳言自己的经验论基础，人文主义也多以发掘个体生命的经验形式为自己给养，但二者对经验概念的理解却大相径庭。在这两股思潮的推动下，经验概念化的方向主要有两个：一是科学主义意义上的，一是人文主义意义上的，也有学者干脆称前者为科学经验，称后者为人文经验。这两种经验概念各执一端，以矛盾冲突的方式表征了经验本身内含的概念张力。而笔者以为，这种经验理解上的巨大差异也正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理论对立以及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实践冲突的主要根源之一。

通过对科学危机的分析我们看到，科学经验事实上只是一种对人的生存的经验事实的简化，但这种经简化的残缺品却被看成是知识的真实基础，而这样得来的知识又被作为对社会生活进行标准化建构的基础。正因如此，我们顺理成章地看到，现代社会的运作机制选择了让技术理性去主导一切，科技的发展很少顾及到人的切身处境及其特殊的经验要求，社会整体同人类个体一样步履匆匆地忙着适应层出不穷的新科技的发展，大量未经反思消化的感觉经验的堆积，让我们的心灵倍感疲惫和焦虑。面对现代科技文明所带来的人类生活经验世界的萎缩，我们被迫重新反思：什么样的经验才是知识的基础？什么样的科学才是人性的科学？什么样的哲学才是科学的哲学？

我们必须认识到，人面向理想而生存，内在的价值追求决定了人性的现实生成。所以，科学以及同科学相关的科学理性与科



学经验同样是富于内在目的性的，这种目的性决定了科学知识的基础必定不能脱离人的生命经验与人性的基本要求。科学在创造人类文明与价值方面的巨大贡献并未使其获得免于批判的权利，相反，科学的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使之负有不可推卸的社会伦理责任——个人要通过科学而得自由，人类要通过科学而得解放，自由与宽容精神是人性的基本要求。从科学知识的解放意义上来说，每一种科学知识的获得都意味着精神世界的丰富——某种从前未被注意到的东西获得了其在世存在的一席之地，接纳其存在，对自己而言可能意味着更多的自由，对他者而言可能意味着更多的宽容。

虽然统一科学运动破产了，但统一科学的希望并没有就此破灭，只是需要在统一的基础、路径与目标上重新考量。以自然科学为基准的科学主义认识模式要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性，但科学本身仍要坚持对无限性的追求。经验概念在理性视角分化意义上的充分概念化，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经验理论整合的可能。哲学要获得一种普遍的批判态度的能力，将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与反思理性结合在一起，在不同的层面上共同奠立一种合乎人性要求的科学经验。我们应该认识到，每一门学科都是人类经验在某一向度上的发育形式，每一种哲学都是人类理性在某一层面上的精神探索，而这些经验与理性其实同根同源。当我们将逻辑性的理性视角、反思性的理性视角与目的性的理性视角结合起来，人类经验就会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内在的有机活力，成为科学知识的合乎

人性的现实基础。

诚然，即便只是要对经验概念的发展演变过程作一个相对全面的历史梳理，也无疑将是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工程。有鉴于此，本书仅就近代以来的西方科学认识论中的经验概念的抽象分化问题展开讨论，让这个对于知识论和存在论都同样具有核心意义的概念更清晰地展现出它自身的问题纠葛以及这些纠葛的逻辑后果，为未来更具理论解释力和开拓力的经验研究准备条件。笔者希望通过对科学主义的抽象的、狭隘的“科学经验”概念的批判，以及对人文经验概念视角的挖掘，获得能够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会贯通的真正“科学性”的经验，它应该既具有自生的基础，又具有内生的能力，并且对于整个经验科学研究具有整体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性；它是价值与意义赖以生长之地，也是科学创造力的不竭之源。今天的哲学要成为科学的批判者与引领者，必须为以本真的方式理解世界和改造世界而不断重新开启经验的概念空间，直到它冲破一切界限，达到经验的自我超越，生成超越自我的经验。

目录

前言 知识的经验基础问题	(001)
1. 经验概念之为问题	(014)
1.1 经验概念、科学概念及经验世界的科学化	(014)
1.1.1 “经验”一词的日常语义	(015)
1.1.2 “科学”的常识形象与“科学的”一词的形而上 特征	(016)
1.1.3 经验世界的科学化	(020)
1.2 经验意涵的哲学分化与经验的现实分化	(026)
1.2.1 经验论哲学中的经验态度转折	(026)
1.2.2 从经验视角的分化到经验现实的分化	(034)
1.3 当代科学哲学“经验”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039)
1.3.1 研究现状	(039)
1.3.2 当代新经验论的发展趋势	(046)
1.3.3 症结与出路	(048)
1.4 对知识的经验基础进行整合与重构的设想	(050)
2. 科学哲学中的经验概念的僵化	(057)
2.1 科学经验概念的初始语义空间	(058)